

欧盟推新一届领导层人选 面对极右翼崛起稳中求变

欧洲理事会通过欧盟新领导层人选，提名冯德莱恩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选举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提名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为什么是他们？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博弈？未来他们还有哪些坎要过？请专家解读。——编者



戴轶尘
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
欧洲研究室执行
副主任



冯德莱恩、科斯塔、卡拉斯（从左至右）图：卡

欧盟领导层的人选通常不仅要反映欧洲议会选举后各大党团的政治力量对比，而且还要兼顾候选人的政治声望，平衡各成员国在大小、东西和南北之间的利益，以及性别平衡等多重因素。本次欧洲议会选举后新一届欧盟领导层的人选，是当前欧盟主要大国和主流政党面对极右翼力量进一步崛起，力求稳定、团结和平衡的结果。

为什么选择他们？

欧洲议会选举后，欧洲政治格局继续右转，迫使主流党团将遏制极右翼坐大、维持欧盟稳定作为推举新领导层人选的首要考虑。

本届欧洲议会中，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支持率上升，保持第一大党团地位，中左翼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席位有所减少，但仍位居第二大党团，中间派欧洲复兴党却屈居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之下，沦为第四大党团。不仅如此，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联盟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均超过本国执政党，对两国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法国为此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在此情况下，代表欧洲人民党的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和波兰总理图斯克、代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总理朔尔茨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代表欧洲复兴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荷兰首相吕特通过非正式磋商，赶在6月27日举行欧盟峰会之前敲定了新领导层人选的名单。

来自欧洲人民党的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获得连任支持，可以说是主流党团最为现实和安全的选项。早在2月冯德莱恩就获得党内支持，正式宣布了连任的竞选计

划。而人民党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后进一步增加了席位，扩大了冯德莱恩连任的优势。

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来自欧洲社会民主党。由他出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不仅体现了中左翼阵营和南欧国家的立场，而且他本人以和善可亲的性格和长袖善舞的谈判技巧闻名于欧洲政坛，具备协调成员国分歧、达成复杂共识决策的能力。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获得欧洲复兴党推举，也将是“新欧洲”的中东欧成员国政要首次担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新欧洲”对上一届欧盟“三驾马车”全部出自“老欧洲”一直耿耿于怀，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欧国家的地缘重要性显著上升，而卡拉斯坚定地呼吁欧盟和北约无条件支持乌克兰、绝不与俄罗斯妥协，获得“欧洲铁娘子”的称号，知名度也水涨船高。在爱沙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20周年之际，让卡拉斯充当“新欧洲”的代言人，显然有提升中东欧成员国影响、强化欧洲团结的象征意义。

经历了哪些博弈？

相比2019年经过一个多月才抛出欧盟领导层人选，本届名单的出炉堪称迅速。

按欧盟的法定程序和政治惯例，由各成员国领导人和欧洲议会各大党团根据“领衔候选人”制度，共同商定欧盟领导层人选。然而，在本届欧洲议会中，虽然欧洲保守与改革党跻身第三大党团，但其阵营中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等均持疑欧主义立场，和法国国民联盟所在的极右翼党团身份与民主党在反移民

等议题上立场相近，对当前由法德轴心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议程有诸多不满。此前，冯德莱恩一度为寻求连任而向梅洛尼示好，引起马克龙和朔尔茨警惕，他们力推主流党团联手将右翼和极右翼党团领导人排除在推举候选人的谈判进程之外，但遭到梅洛尼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强烈反对。

同时，主流党团在具体人选的任期分配上也有分歧。欧洲人民党不仅希望来自该党的冯德莱恩和欧洲议长梅索拉都能连任，还提出在科斯塔的两年半任期结束后由该党成员接任，被欧洲社会民主党视为过于贪心。由此导致6月17日举行的欧盟非正式峰会未能按预期就新一届领导层人选达成共识。

为此，马克龙和朔尔茨等六国领导人转而以“开小会”方式敲定最终人选。尽管马克龙曾以“过度政治化”为由反对冯德莱恩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但欧洲复兴党议席大幅减少、法国议会选举前景不明，强化了冯德莱恩在当下稳定欧洲政局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欧洲理事会主席方面，除了科斯塔外，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前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也曾被视为有力竞争者。但是，弗雷泽里克森也来自北欧且也是女性，她当选将打破地域和性别平衡。德拉吉虽可以代表南欧，但技术官僚色彩更强，更擅长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且年事已高。相比之下，科斯塔不仅年富力强，而且在葡萄牙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他和冯德莱恩携手应对新冠疫情结下了深厚的“战友友谊”，私交密切也成为他脱颖而出的一大优势。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出身于政治世家，

其父曾任爱沙尼亚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交通委员，她本人也当选过欧洲议会议员，熟谙欧盟政治游戏规则。据欧洲媒体透露，虽然外界担心卡拉斯不熟悉欧洲以外地区的事务，但马克龙在对她的提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什么坎要过？

按欧盟规定，欧洲理事会主席在获得欧洲理事会特定多数赞成后直接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人选在获得欧洲理事会特定多数提名后，还需要通过欧洲议会投票，再由欧洲理事会正式任命。

目前，科斯塔已在6月欧盟峰会上直接当选，冯德莱恩和卡拉斯则需要7月欧洲议会表决中获得720个议席的半数以上支持。本届欧洲议会中，三个主流党团合计占399个议席，处于“狭窄多数”，表决时还可能出现10%到13%的“叛逃率”，即仅能确保347到360张赞成票，冯德莱恩和卡拉斯尚未稳操胜券。

在欧洲理事会表决中，梅洛尼对冯德莱恩投弃权票、对卡拉斯投反对票，欧尔班对两人都投反对票，表明了他们所在的极右翼政党的态度。捷克ANO2011党本月退出欧洲复兴党团，和匈牙利青民盟、奥地利自由党组建新联盟“欧洲爱国者”。这三个党派共有23个议席，加上法国共和党、爱尔兰共和党、波兰法律与公正党都表态反对冯德莱恩，因此欧洲议会的表决结果仍有悬念。即使冯德莱恩成功当选，无论是在和欧洲理事会商定欧盟委员会其他人选，还是在拟定欧盟施政议程上，都不得不考虑右翼和极右翼党团的影响，尤其是梅洛尼的态度将成为关键。

两大家族决裂开启菲律宾政治版图重构



吴舜
上海东南亚
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主任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现任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卡皮奥近日辞去教育部长和反叛乱工作组副主席职务，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立刻批准辞呈。萨拉彻底退出马科斯政府，标志着菲律宾执政的团结联盟正式走向决裂。杜特尔特和马科斯两大家族的斗争，将开启菲律宾政治版图的重构阶段。

双方关系急转直下

2022年菲律宾大选，萨拉在马科

斯姐姐伊美的劝说下，与马科斯强强搭档，最终赢得了副总统的位置。然而在过去两年里，两大家族的关系急转直下。

2023年2月，在马科斯默许甚至教唆下，他的表弟、众议院议长罗穆尔德兹推动众议院启动修宪审议工作。分析普遍认为，马科斯此举其实是改变政治制度和取消任期限制，进一步增强家族的政治统治力。对此，杜特尔特家族坚决反对。

此外，马科斯指示罗穆尔德兹通过众议院打压任何可能挑战或反对他的政治力量。例如找借口削减萨拉负责的两个机构的资金，利用国际刑事法院对杜特尔特家族的禁毒战争调查来削弱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威信。

而两大家族的最大分歧点在处理菲美关系上。马科斯在竞选期间强调会延续杜特尔特政策，执政初期也确实在中美间保持比较平衡务实

的政策。但2023年后，马科斯不断倒向美国，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纠缠，对菲关系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这对杜特尔特家族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未来斗争可能加剧

虽然还没有宣布成为反对派，但萨拉的父亲和两个兄弟打算在2025年中期选举时竞选参议员，她的弟弟塞巴斯蒂安还计划在2028年大选时竞选总统。如果杜特尔特家族如愿以偿，可能改写菲律宾政治版图，甚至会阻止修宪和国际刑事法院调查。

萨拉在与马科斯合作竞选期间，仍旧担任自己创建的变革联盟党领导人，为问鼎国家政权保留机会。未来一段时间，杜特尔特家族必然会积聚力量，为中期选举和大选作准备。毕竟，杜特尔特在任总统时期积累了较高的人气，萨拉在民众中的受欢迎度也高于马科斯。

从趋势上看，杜特尔特家族可能最终成为菲律宾最有实力的反对派之一，对马科斯政府进行严格监督。此前被众议院降为普通众议员的前总统阿罗约也可能加入其中，约束马科斯政府，促使菲律宾内政外交不至于出现太大偏颇。

当然，马科斯作为总统依然具有较多优势，可能推出一些有利于自身形象提升的政策，甚至为修宪做铺垫。其团队可能同意国际刑事法院审查杜特尔特家族的禁毒战争，允许国会审查萨拉的履职情况，以损毁杜特尔特家族的执政形象。

未来的两场选举必然相当激烈，最终结果也很难判定。随着两大家族分道扬镳，菲律宾南北政治将再次呈现出分裂的态势。

希望中菲关系稳定

值得关注的是，菲律宾两大家族

关系破裂与中菲关系转变几乎是同步演进的。杜特尔特家族更加务实，将同中国发展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视为优先战略选择，而马科斯家族则更看重家族的利益得失。

无论两大家族争斗态势和结果如何，首先受到伤害的是菲律宾自身。从阿罗约、阿基诺三世、杜特尔特到目前的马科斯政府，菲律宾内政外交的摇摆令中菲关系经历起伏，难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互信。应该说，扭转当下极端亲美反华的态势，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才真正符合菲律宾的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与菲律宾的政局变化没有必然关系，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并不因菲律宾的政权变化而改变。中国希望中菲关系趋向稳定，最大程度地免受外界干扰。只有这样，南海局势才可能趋向持久和平。